

阅 读 生 死

孙昌林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阅读 生死



孙昌林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京)新登字083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阅读生死/孙昌林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14.1
ISBN 978-7-5153-0492-2

I. ①阅… II. ①孙…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21464号

责任编辑:孙文明
装帧设计:华夏

出版发行:中国青年出版社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网址:www.cyp.com.cn
编辑部电话:(010)57350402
门市部电话:(010)57350370
印刷: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新华书店
开本:700×1000 1/16
印张:10.5
字数:150千字
版次:2014年3月北京第1版
印次:2014年3月北京第1次印刷
定价:26.00元

本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凭购书发票与质检部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010)57350337

目录

阅读生死	001
向死而生	005
兄弟，你恨我吗	009
小伙子，叫我如何说你好	016
还生命自然	023
疾病能消灭吗	026
感念天地知	031
假如千千结	036
如何才能让你相信	042
当至亲徘徊在生死门槛边	049

六根支架能撑起什么	055
忧郁的眼泪	060
试管外的流浪	067
走过荆棘	074
爹爹何不托梦来	080
跪诊的医生	086
血液的灵魂	091
哦，盘尼西林	096
见到达·芬奇	102
医院的表情	111
寻找被温暖的感觉	119
沉重的锦旗	125
你来不来，他都在	132
静静走在熙攘中	139
你的微笑轻轻滑过	146
深情的寂寞和爱轻轻落地	153

1.

阅读生死

如果说，人生是一本厚厚的大书，那么，与医院相遇，就是不可省略、不可不读的重要章节。

医院是阅读人生最好的场所。

医院是一个人生命的起点和终点的必经驿站，在这里，浓缩了人世间的喜怒哀乐，凝结了生命中的爱恨情仇。一切都被推到极端，逼到悬崖边上，别无选择。在生死面前，任何情感都展露无余，任何品性都裸露呈现。在医院阅读人生，阅读生死，比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看得真实、直白、深刻。

在此阅读生死，再愚钝的人，对人生也会有所领悟。

至于生，虽是人生的起点，但与本人无关。因为每个人出生时，不是他（她）自己所能决定了的事，也是他（她）无法选择的事。每个人来到人世间都是赤条条的柔软软的肉球一个，迷迷糊糊的小人儿一个。即使后来的伟人、名人、贵人，就是皇帝从娘肚子里出来，都差不多一个模样，绝不会有惊天破石横空出世的景象。无论当时千宠万爱集一身，还是狗嫌一般裹在破布里，这个小人儿感知不了，体会不深，即便有感受，也只会傻乎乎地啼哭。就是哭声，也绝不会是如赞美诗般吟唱的婉转美声。因此，“生”的章节并不精彩，也不深刻。如果有，那一定是别人后来强加的、编撰的。当然，看晚辈出生，不免洋溢出无限喜悦，感叹世间沧桑，这已然是过来人的感受。

“死”的章节就大不相同了，无论生命长短，只要在人间走一遭，就与社会、与亲人、与自己产生了千丝万缕纷繁复杂的联系，加进去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细胞元素，比如文化基因，比如知识教育，比如跌宕经历，比如爱恨情仇，人的思想、观念、品性、态度、行为等等，就变得复杂起来，于是“死”的章节，就呈现出缤纷的书写，让人读来感慨万端。

中国文人大多忌讳谈“死”，从孔老先生开始，“未知生，焉知死？”拒绝弄懂“死”是什么，听到“死”字，就汗毛直竖，紧闭双唇，躲得远远的。实在躲不开，文人的眼泪就

和着墨水涂满一纸，哭声能穿透书本。自己哭天喊地也就罢了，非得让读者陪着流泪。一部中国文学史仿佛一条泪浪翻滚的长河。

权贵更是怕死。中国皇帝都渴求“万岁”“万万岁”，结果没有一个“万岁”的。贪心太重，反倒伤了身心，自古皇帝多短命。科学昌明的今天，人们更相信科学是万能的，一切疾病都应远离人类才是。如果科学不能战胜疾病，人类就无助，科学家就无能。2013年11月，在香港举行的一次抗癌筹款慈善晚宴上，一个小朋友面对镜头，用稚嫩的声音问道：“等我长大了，还要这样无助地面对它吗？”这句话，刺痛了在场的一位记者，他感叹道：“这场人类与癌细胞的拉锯战，有没有尽头？曾经战胜过天花、麻风等疾病的科学家，在这场战争中有没有取胜的可能？”面对这一串串的不舍追问、苦苦相逼，我想，科学家们一定会不寒而栗。其实，在人类与疾病之间，从来没有谁战胜过谁。某些疾病一时间可能控制，但它狡猾得很，打不赢就溜，藏匿到你找不到的地方，等你几乎忘记它了，它出其不意出来骚扰你一下。例如，2003年的SARS，人们谈之色变，如今它躲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旧的疾病控制了，新疾病又产生了，如前些年不知艾滋病为何物，如今全球流行；过去结核病看似被消灭，如今又化妆出场。疾病与人类总是相伴相行，正如自然灾害，

人类不可能与大自然对抗。如今人们明白，最好的方式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对于疾病呢，我们应该如何对待？

其实，疾病是上帝送给人类的特殊礼物，以免人类丧失应有的抗争和自强不息的能力。生病是一个人一生中不可逾越的经历，它让人在贪图享受时敲打一下，珍惜健康，珍惜生命。死亡是苍天悬在人类头上的一把剑，时时警告人们，生命是有限的，用心过好每一天，不让自己枉在人世走一遭。如果忽略、不屑甚至厌恶这些上帝赐予的礼物，生命的价值至少丧失一半，幸福的滋味至少冲淡五成，世界也会变得无趣、乏味。

不是么？人们还是常常犯糊涂，有时智力不及一个乡下老太。小时候，我妈常说：“人死如灯灭。”我不懂，妈妈说：“灯灭了，睡觉去。”人死了，就是睡觉去了，再自然不过。地球上成万上亿种动植物，生生灭灭，构成万千气象，世界因此而精彩。

如果世上所有的动植物只有生，没有死，这地球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

灯灭了，夜幕降了，该是回到祖先怀抱的时候，就该回去，要不然，祖先们会很寂寞的。

读懂了生死，人活着就不犯迷糊，还有啥事放不下。

2.

向死而生

因为在医院工作的缘故，我每天都能看到生命的诞生与陨落，如同目睹太阳的升起与西沉，见证大海的潮涨与潮退。常常看到人们，不管是至亲好友，还是陌生路人，对于一个生命的诞生与再生，莫不欢欣鼓舞，甚至喜极而泣，而当一个鲜活的生命无法挽救时，无不叹息悲切，乃至悲伤欲绝。

在这样的场所、这样的气氛之中，哪怕再愚钝的人，对生命的体验也一定是透心彻骨的。一个新生命的诞生，那是自然造化，我们礼赞上帝的赐予，礼赞灵与肉的美妙结合，人类因此生生不息，延绵不绝。而当一个生命正在病痛的沼

泽中挣扎，你看到那是怎样一场生死搏斗：人类的智慧、信念、责任、良心与技术，都推向了极致，逼到了悬崖边与刀尖上，所有的祈祷与期盼，凝结成一个简单而坚定的要求——给他一束温暖的阳光，让生命之花继续绽放。

去年，当地球人口突破 70 亿大关时，全球为之惊叹：汪洋大海般的人类，让小小的星球如何承载。而我们面对一个具体生命时，却常常感喟一个人只是汪洋大海中漂浮的一叶扁舟，真是不堪一击。在危急时刻，一丝温暖的阳光会给予扁舟穿越风雨的神奇力量，完成感天动地的远航。在医院这特定的场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拧成了一条直线，喜悦与悲伤浓缩在了一个空间。此时此刻，人对自身的体验与感悟，比任何时候、任何场所来得更强烈更透彻，原来生命如此脆弱、如此珍贵，温暖生命的阳光如此崇高神圣，如此值得尊重。

四百多年，法国作家蒙田用病痛的苦汁写了一部至今仍闪耀光芒的著作《随笔集》，他 45 岁时肾结石病首次发作，其后 14 年间，病情日趋严重，频繁发作，他痛苦万分。这种病在当时无法根治，同时他又无法控制自己喝白酒、嗜牡蛎的毛病，这就注定了他会生命提前终结。他在书中用大量篇幅叙述身染疾患的经历与体验，九死一生后，修炼出“向死而生”的信念：“与其被死亡追逐，不如回过头来与死亡相邀，与死神对饮。”他不再呻吟，不再哀怨，而是从哲学上提炼

疾病之于生命的意义，并注入自己新的诠释。在他看来，患病是人生的必修课，是生命的自然过程。有人读之后，自嘲道，人的一生很单纯，要么在医院，要么在去医院的路上。当然，任何事情看破了，也就安然处之。

与他持有同样看法的还有中国著名作家史铁生，长期的轮椅生涯与长期的患病使他比常人对生命有着更痛彻的感悟。人一旦对病痛无法回避、无可奈何时，最好的选择是淡定面对，生存状态就会变得平静超然，你的灵魂不再有任何纠结，时间就会向你喜好的方向铺展开去，你的生命就有了深度开掘的力量，生活价值的张力就有了自由飞翔的翅膀。

我还没有死过，不知道死是不是一件很恐惧的事，也无法预测我老了的时候，是不是对死神的邀请也会百般抵赖，甚至连听与“死”相近的词就浑身发抖。我出过一次车祸，不过连死神的模样都没有看清楚。车在高速公路上四脚朝天，前后的玻璃已经粉身碎骨，而同车四人却奇迹般地倒着从车里爬了出来，傻乎乎地四处寻找不知摔到哪里去了的手机。当时，我是眼睁睁地看着车子冲向路中间的隔离带，然后如鲤鱼翻身一般，却一点恐惧感觉也没有，还来不及让恐惧的神经启动反射，车祸就发生了。

有一天读书，读到孔圣人一句“未知生，焉知死”，不禁拍案叫绝。圣人与邻居老头没有什么两样，很现实，活在

当下，快乐每一天。生都没弄明白，何以操心死的事呢。死是人生的必由之路，注定的最后归宿，是可以不必自己操心的事，迟早会来的事。如果活过百岁，让阎王爷去着急翻白眼，捶胸顿足，你可以照样吃饭睡觉，不必理会。

但是，总有些人七情六欲太旺，对生命的理解还在处原生状态，念念不忘生命对每个人仅有一次不会再来，对病痛十分敏感，往往不是被疾病送终，而是被对死亡的恐惧吓倒，对死总是千方百计拒绝，愤慨不已，喋喋不休，责怪命运如此不公，不断抱怨为何受伤的总是我或我们家，但是，这又有何用呢？该发生的照样发生，不如转身正面相向，让太阳从心底升起，温暖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温暖你的生命和你希求的生命，你会突然发现生命如此精彩，生活如此多彩。

即使死神真的来敲门，你一定会心一笑，这辈子没有白活。

3.

兄弟，你恨我吗

平阶兄弟，你恨我吗？

你，应该恨我。我在医院工作，却眼睁睁地看到你的病一天一天恶化，像失去了刹车的汽车，朝着生命的悬崖直冲过去，却无力阻止。我求医生想尽了办法也未能拉住，我是多么无能！枉为你的兄弟。你的老伴，一个农村妇道人家，六神无主，让我来出主意，可我也一样没有主意。我问医生，他也一样爱莫能助。你的病情的发展超出了预料，癌细胞已经全身转移。你说，自己用手一摸，到处都能摸到肿大的淋巴结。你老伴宽慰你说，那是小砣砣，不要紧的。

记得，一个月前，你找我。你说，在县医院检查，人家说是肺癌。你不相信，身体好好的，十年前就戒了烟，怎么可能得肺癌。我让医生给你做 CT 检查，结果大吃一惊，肿瘤不仅大，而且位置紧粘肺主动脉，如果动刀子，会伤及主动脉，就像开挖马路，挖破了主水管，一片汪洋，生命就面临灭顶之灾。请专家会诊，大家的意见一致，也是唯一的选择：先做化疗，杀灭癌细胞，让肿瘤缩小，与主动脉拉开距离，为日后手术留出空间。生死悬崖边上的抉择，总是一种无奈的抉择，悲壮的抉择，别无选择的抉择。明知结果是注定的，却总在抉择中祈祷奇迹的出现。

你一直满怀信心，坚信自己没有大病。医生与你老伴交代病情时，我看她一直在发抖，眼泪直淌，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为什么他的命这么苦？这么苦？”

是的，你命苦。你我从小一块长大，你妈妈是什么模样，我丁点印象也没有，你一定更没有印象，因为你比我小一岁。小时候，听大人说，你妈妈是生小孩难产死的，是为生你而死的呢，还是为生你弟弟或妹妹而死的呢，我至今也没弄清楚。这种惨事，村里人忌讳，没人谈论，几十年过去了，更是很少有人知道，苦难却流淌在你的血液里。从记事起，我看见你家只有父亲、姐姐和你。那年月，大家都贫穷，日子都苦，没有母亲照料的孩子更苦。有好几个冬天，你都上我

家来和我挤一个被窝，因为你们家的棉被像破渔网。白天，你身上穿件脏兮兮的棉袄，脚下趿拉一双破单鞋，鼻涕流得很长，快掉下来时，你用上嘴唇用力向上一卷，鼻涕又回去了。同学们都惊叹你的绝活。前几天遇上一位老同学，说起你来，他居然还清楚记得你卷鼻涕的样子。

那时，吃饱肚子是最大的奢望。上世纪 70 年代初，为了吃饱，县里搞农业学大寨，围湖造田。田造多了，没人耕种，上级动员周边公社里饿慌了的农民去种，承诺可以转为农场户口，虽然都是农民，但是农场是国营的，自然比生产队里的农民的地位要高一等。你们家就去了小港农场。后来，断断续续传来一些你的消息：到农场没几年，你父亲走了，后来，你姐姐出嫁了。我不知道你孤身一人怎么过日子。再后来，听说你结婚了，有人分担你的孤独与苦难，算是老天有眼，不忍让一个人在苦海里挣扎得太久。

1977 年恢复高考，我有幸来武汉读书，并留下来工作。有一年回乡，突然遇上你。你说你搬回老家了，农场再好，毕竟没有自己的根。你有两个儿子，学习成绩不错，一个读高中，一个读初中。在农村，仅靠种地，供两个孩子读书，困难都写在你沟壑纵横的额头和霜花满天的头发上。久别重逢，我们彼此都有许多话要说，可惜我要赶回单位上班，来去匆匆。后来，有过几次见面，你说你的两个儿子算是争气，

都考上了大学，比你强。说到这些，你脸上洋溢着自豪与骄傲。我也跟着替你高兴，喜悦的气氛冲淡了你对往事的叹息，对美好未来的憧憬充盈着你的生活。

你的苦日子快熬过头了，该享享清福了。去年，你的一个儿子结婚了，给你添了孙子，另外一个儿子大学毕业后，在海南找到工作了。你还打算把前几年盖的房子粉刷一下，让儿子、媳妇、孙子回家过年，有个干净地方住。我知道，你自己没有享受过母爱，过早失去父爱，总想把失去的在孩子们身上加倍补偿。

可偏偏命运是这么折磨人，让你刚走到阳光的山坡上，一把又把你推向悬崖。你说，想让孙子摸摸你的胡茬，想再挣点钱给小儿子结婚，你还想去海南住上几天，去看那个为什么叫天涯海角的地方。但是，老天爷心太硬，太冷酷，太不近人情，把为人之父应有的再低不过的期望，强行从你身上抢走，一点商量余地都没有。

春节前十几天，你来医院复查。你对我说，越来越感到没有力气了。复查的结果是，可恶的癌细胞一点也不把化疗药物放在眼里，任意横行霸道。

医生摇摇头说，可以改用靶向药物试一试？我问：“能否阻止癌细胞的扩散？”

“不能，只能延缓一段时间，能否平安度过春节，难说。”